



黑 帮

格·古立亚著

田 怡 译

黑 帮

〔苏联〕格·古立亚著

田 怡 译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ГЕОРГИЙ ГУЛИА
ЧЕРНЫЕ ГОСТИ

据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1954年版本譯出。

內 容 說 明

这是一部描写十九世紀初叶阿布哈茲人民在俄国帮助下，与土耳其侵略者作英勇斗争的中篇历史小说。作者以朴素的文字和生动而細膩的笔法，通过一个感人的生活故事 和一个热情、机智而英勇的青年衛士达烏尔，表现了阿布哈茲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的斗争意志。

本書作者格·古立亞是苏联格魯吉亞阿布哈茲自治共和国的知名作家，生于1915年，写了不少优秀的小說。作者1948年写的中篇小說“薩根的春天”获得了1949年斯大林獎金。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320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天津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837 字數 95,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張 5 7/16 插頁2

1958年4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册

定价(6) 0.50 元

目 次

1	在風暴中.....	1
2	城市.....	8
3	父与子.....	13
4	失寵的王子.....	20
5	美女.....	26
6	商人.....	35
7	泪之市場.....	41
8	邦君.....	45
9	农民的要求.....	51
10	俄国軍官.....	57
11	决定.....	65
12	工程师先生.....	70
13	在市場上.....	76
14	訃聞.....	82
15	怀疑打消了.....	86
16	在宴会上.....	96

17	在宴会上 (續)	101
18	在瓦礫場上	116
19	宴会以后	116
20	在商人家的一夜	124
21	鞭痕	130
22	夜游者	139
23	在同一天中	149
24	失蹤	155
25	暴行	159
26	清算	163

1 在風暴中

自然界的一切都搞乱了：黑黝黝的波浪瘋狂地冲向天空，而天空积压着重甸甸的烏云，又一直低垂到海面。仿佛兩股天然力——水上的和空中的——在进行殊死的战斗……

在風浪滔天的大海上，好像不怕危險似的，有一艘軍艦載了兩個旅客，正在乘風破浪向科尔希达海岸疾进……

这就是这个小小的故事的开头，这个开头，說实話，作者是希望避免的。原因是：这两个神秘的亞戈佬^①的旅程，可能会引起讀者浪漫的幻想，而这却和一八〇八年春天在科尔希达海岸上發生的血腥事件毫不相干。

我的朋友們，我很不願意讓無数在沸騰的天空中發光的閃电，以及威吓着要吞沒整个宇宙的黑色深淵，以其

① 典故出自希臘神話：有一篇詩描写希臘英雄乘着亞戈船漂航，到辽远的科尔希达去尋覓金羊毛，由此便称勇士为亞戈佬。

——譯者注。

豪放的美景把那个时期的严酷真相遮蔽起来，哪怕只是刹那間的。这个你我深信不疑的真相，不容許講故事的人信口雌黃。但風暴确实是有过的，所以，我們就只得从風暴来开始……

且說，狂風駭浪以全力在黑海上迸發。就在这样的天气中，軍艦向苏呼米海灣行进着。

各时代的航海家們，看見晴朗的天空和平靜的海水，都会向深淵的神秘主宰作感恩的祈禱。这向来是这样的，而且目击者也不在少数。但是在这个一八〇八年四月的黑夜，情况却有点兒不同。

“大預言者”号艦長向安拉①央告的不是晴朗的天空，而是祈求上蒼賜予連自己鼻子也看不出的昏暗，以及連蒼穹和深海之間的边界也消失無遺的暴雨。不过，祈禱是多余的：即使不祈禱，大海和海岸也已經消失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里，而暴雨就像諾亞②航行的第一天那样傾盆而下……

黑海的春天通常是寒冷和多雨的。春季的恶劣天气不遜于冬季。每一滴雨水都浸透全身，使人發抖。潮湿天气中的風兒比严寒更叫人难受……

① 系伊斯蘭教所信奉的神。——譯者注。

② 見旧約創世記：天上連降四十晝夜大雨，地上洪水泛濫，諾亞全家登上方舟避難。——譯者注。

艦長站在艦桥上，感受到了伴随着猛烈东北風的春季恶劣天气的全部魅力。有时候，波浪卷过軍艦，淋得他滿身是水；波浪使他經常处在緊張状态中，攆走了关于家中壁爐和長烟管的甜夢。艦長認為自己的职责是偶而大声發發号令。水兵們光着脚在甲板上跑来跑去，嘴里小声嘟囔着：“阿門，阿門……”，同时在心里咒罵着那个一点不顧水兵死活的土耳其苏丹。

“大預言者”号軍艦被波浪打得东倒西歪，活像个核桃壳似的。看来，它沒有沉入海底，只是因为大海还不打算这样。

軍艦像一个人在黑暗中那样摸索着前进，突然用各种調門哼叫起来，發出吱吱的声音。它的接縫处也叫号起来；可以說，沒有一枚釘子不在自己的筭眼里轉动，沒有一枚釘子不吱吱發响。这种刺耳的尖声絕不是什么好兆——軍艦的各部分好像要裂散开了。

艦長真的着急了。原先害怕遇見俄国軍艦的心理，已經讓位給另一种顧虑的心理。眼下艦長所考虑的并不是他剛才祈求上帝賜予的黑暗和暴雨，而是軍艦的安全。

軍艦一分鐘比一分鐘尖叫得更厉害了。这种尖叫声，就像下艙里由細声細气的七弦琴伴奏着的單調歌声一样，仿佛永远不会終止似的。这种尖叫声雄辯地令人想起这只名叫“大預言者”的破船的高龄。不过，当着身居高位的大人物的面来談这只船的航行优点，未免太不知趣了。

“大預言者”号是几年前从英国人那兒买来的，費了好多勁才运到特刺彼宗德^①。为了这样蹩脚东西，君士坦丁堡^② 还会一連放了三夜焰火庆祝呢。

軍艦足足修理了三个年头。艦身被打掃得干干淨淨。在軍艦水下腐爛部份找到栖身之所的海生軟體动物，数量实在惊人。一生中見多識广——特別是見過各式各样破爛船艦的土耳其工匠們，看到貝壳在船旁堆积如山，也不由嘖嘖称奇。

用掉了不少松脂，才仔細地把所有的縫隙和小洞填塞了起来。但是这还远沒有完成任务。許多年前安裝的大炮，現在已成為全体艦員本身的一个严重危險：因为它們已經破旧不堪，不頂用了。因此，軍艦不得不重新武裝起来。这件事可不簡單。但是，朋友立刻来帮助了：英国人送来了十門用过的鷹炮^③。

最后，消除了臭味以后（但多少还帶点醃猪肉的气味），这艘軍艦被編入了土耳其政府的艦队。过去赤胆忠心地保衛地中海东部皇家領地的“聖雅科夫”号，如今改向一个新的主子效劳，被取了一个体面的名字“大預言者”……

① 土耳其黑海上的港口，現名特拉布松。——譯者注。

② 土耳其的一个港口，現名伊斯坦布尔——譯者注。

③ 十六世紀用的一种小口徑砲。——譯者注。

这当兒，土耳其跟俄国已經打了兩年仗。看来，法国准备咬破不列顛雄獅的喉嚨。拿破崙于一八〇七年跟俄国締結了“底尔西特和約”，并暗中允諾亞历山大一世在瓜分土耳其領土时給予他最大最好的一份以后，立刻下令把五十門旧炮秘密移交給土耳其人，其中一部分就出現在“大預言者”号軍艦上……

黑海成为海战的角逐場。苏丹吃足了苦头。土耳其还死命抓住高加索的土地不放，虽然形势很明显，数百年来的苏丹的統治就要告終了。然而，这就使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正因为如此，所以“大預言者”号現在向南高加索海岸进發。

軍艦的吱吱声使兩個旅客产生了比艦長更强烈的反应。旅客們还很年輕，他們因为虛荣心被伤害而十分痛苦。

旅客們認為土耳其政府不應該給他們这条吱吱叫的破船，而應該給他們一艘更可靠的軍艦。当这个意見傳到艦長耳鼓里时（显然是旅客高声說了出来），他扮了一个非常可笑的怪臉，这是他在白天所万万不敢的。这个怪臉对兩個暴發戶表示了露骨的輕蔑，就是为了他們兩個家伙，“大預言者”号才被迫吱吱叫起来，使老艦長担足心事，說不定还会遭受严重的危險哩。

軍艦被波浪抛得忽上忽下，被風吹得忽左忽右。現

代的卡斯托尔和波魯克斯^①打算从艙里探出头来，但是一陣咸味的波浪向他們兜头打来，把他們撞了回去。他們費尽九牛二虎之力，才走到甲板上。

不过，風浪很快就平靜了些，水兵們断定軍艦已經駛入苏呼米港口。从右舷舀起来的水，几乎是淡的，可見附近什么地方是庫多尔河——一条湍急不馴的河流。艦長認為苏呼米很快就会露面。因此，他立即拉开嗓子喊了一声：

“庫丘克閣下！庫丘克閣下！”

在右舷伸手不見五指的黑暗中，燃起了一堆熊熊的篝火。这是庫丘克閣下的亲信在岸上發信号。艦長下令靠右行駛，一小时后，軍艦就抵达苏呼米港口了。这兒是靜悄悄的，軍艦討厭的吱吱声也終于停止了。

水兵們准备放下一只平底漁船。

“干嘛放平底船？”一个青年人担心地問道。

“它比較靠得住，”艦長撒了个謊，因为他很舍不得和救生船分手。可是，为了無愧于心，他在平底船的兩側各系了一只裝过咸魚的空木桶。

“你們像魚一样游去吧，”艦長有点幸灾乐禍地說。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上帝保佑你們！”

① 卡斯托尔和波魯克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对孿生子，彼此情感密切，形影不離。——譯者注。

一个生着鷹鉤鼻、眼神惊惶的青年問道：

“这兒离岸远嗎？”

“不远，”艦長回答。

青年犹豫不决地站着，估計着自己的力量。他渾身湿透，活像俗話所說的“落湯鷄”，而且冻得牙齒喀喀地直打战。

看样子，卡斯托尔(或波魯克斯)是害怕了，不敢乘上那只極不可靠的小船。他是屬於这样的一类人，他們仅仅在沒有生命危險的場合下，才会显得無比的勇敢。这种人的生活中沒有崇高的目的，所以在遇到真正的危險时就胆小如鼠。对这种人不得不加以督促。另一个名叫馬麦特的青年就这样做了。

“阿斯蘭！”馬麦特坐在用纜繩吊起的小船里嚷道。
“你怎么啦，阿斯蘭！”

他的声音中含有一种命令的口吻。于是，那个名叫阿斯蘭的青年立刻醒悟了。

“我来啦，”阿斯蘭說，縱身跳进了小船。

纜繩立刻放松了；小船剛碰到水，轉眼就消失在黑暗中，無影無踪了。

雨繼續傾盆而下。烏云在浪峰上飄动。它們緩緩地移動着，仿佛是一些巨大的、精疲力尽的候鳥。远处雷声隆隆，經久不息，天空时而被一道道蜿蜒曲折、像山間小徑般的閃电劈裂……

2 城市

在陰雨晦暗的早晨，城市給人一種悒郁的印象。小木头房子一幢一幢緊挨在一起，活像連陰天的鷄雛。小窗戶里黑沉沉的，城市仿佛被居民遺棄了一樣。原先彎曲的小街上像毛毯般鋪滿的灰塵，現在變成了一片粘泥——腳陷進去就拔不出來。

離海岸不遠的地方，聳峙着一個要塞。它是長方形的。在高大的牆壁里面，矗立着一座兩層樓的宮殿——這是一幢用栗木板和橡木板建築的、結實的木房。要塞的東面和北面牆上各開着一個大門，有兩條栽着高大白楊樹的林蔭道一直通到宮殿前。

離要塞不遠，有一個污穢的市場，市場四周麇集着許多被烟熏黑的小飯店。從這兒走兩步，便是一個垃圾場。街道上也有許多垃圾。王公不關心街道的清潔，他把疫病說成是邪風的影響，而邪風又以遙遠星空中星球的布置為轉移。

夏天，王公一家人吃的是小雞，喝的是宮僕用皮囊運來的山上的泉水。在最炎熱的季節，王公就到自己的一個村子里去避暑。這個城市的名聲很壞：氣候有害健康，熱病流行。城市的四郊是一片沼澤。

苏呼米的东部叫做圖崩，市民所引为自豪的古城牆就从那兒开端。它从海边起，高升入山間，蜿蜒將近一百俄里。

好久好久以前，在碼頭上，外国船只裝运着各式各样的貨物。这兒聳立着巍峨的季奧斯庫里亞城。無數的敌人向这兒，向科尔希达的心臟集中，他們迅速地摧毀了这座城市，并且殘害了它的居民。最后，季奧斯庫里亞人烟灭絕，荒草萋萋，成为波浪的祭品，葬身于海底。只有雄偉的古城牆使后輩緬想着祖先昔时的荣誉。

苏呼米当年曾饱受希臘人、羅馬人和拜占庭人的侵略。但最可怕的莫过于土耳其匪帮的統治了。民間傳說曾这样形容那些黑暗的年代：“仿佛白日告終，仿佛宇宙变为一个巨坑，其中陰湿拥挤，暗無天日……”

随着土耳其人的出現，国内建立起了强盜制度。土耳其人使奴隶交易具有法律根据，而这项罪惡的买卖又吸引了大多数当地的王公和貴族。

全部沿海地区都受到土耳其总督的蹂躪，从前叫做“黄金”的土地，現在被称为“泪之谷”。直到今天，人民的記憶中还保存着难以忘怀的人类苦难的情景。土耳其苏丹有计划地、殘忍地屠杀不屈的人們。許多部落和民族只留下了一个名称。土耳其人企圖消灭国内古老的宗教——基督教。由天才建筑家建造起来的古色古香的神殿和教堂，使侵略者們暴怒若狂。

到了十八世紀末叶，苏丹在高加索黑海沿岸地区的政权开始动摇了。俄国給予苏丹一連串致命的打击。苏沃洛夫在莫尔达維亞以及雷姆尼克附近的胜利，还有最后伊茲馬伊尔要塞的占領，使土耳其政府元气大伤。此外，著名海軍上將費多尔·烏沙科夫也在天德拉和卡里阿克里亞的海战中粉碎了土耳其艦队。

俄国軍隊的胜利鼓舞了高加索人民，加强了最終战胜万惡苏丹的信心。

数百年来反抗苏丹的斗争行將結束，格魯吉亞和亞美尼亞人民長久地飽尝了这个斗争的痛苦。

每个人都永远記得赫列西尔、阿斯比特茲和契赫尔等战役，在那些战役中，格魯吉亞人曾和土耳其苏丹的大軍厮杀。

在阿布哈茲，人民也拿起了武器。山民們越来越相信：要保持荣誉和尊严，就只有跟苏丹进行殊死的战斗，而在这种战斗中，人民遭受的损失要比在亲衛兵^①的統治下过奴隶生活受到的损失少些……

以上就是当阿布哈茲的邦君克列什·察契巴請求俄国保护时的簡單形势。

在那时候，当阿布哈茲人民受到被亲衛兵斬尽杀絕的威胁时，吁請俄国保护乃是唯一跳出苦海的可靠办法。

① 旧时土耳其苏丹的御林軍，非常凶暴。——譯者注。

向俄国乞援，就等于向苏丹挑战。老克列什拿定主意叛变。不久，他就获有机会公然向君士坦丁堡表示反抗：从薩姆松逃来了一个被苏丹指責有叛国罪的土耳其大臣。他来到苏呼米寻觅庇身之所。克列什款以上宾之礼，并帮助他逃往俄国。在关于这件事的信件中，克列什要求沙皇駐高加索的总督說：“如該員遭受土耳其政府迫害，千祈不吝賜予援助和保护。”

彼得堡当局清楚地知道克列什王公几乎畢生为土耳其苏丹效忠，他的言行常常不一致。但是，彼得堡当局也知道克列什目前还没有力量起来反对强大的苏丹，知道克列什当真已經失寵，土耳其人將會向倔强的王公报复，又知道王公已經暗中恢复了祖先历来所信奉的宗教——基督教。因此，克列什想替自己找寻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人的願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苏呼米人民热烈地欢迎王公在对外政策方面的急剧轉变，因为这种轉变是符合他們的願望的。老百姓的激昂情緒預示着大風暴的来临，这会使苏丹遭受最严重的危險。亲土耳其的一伙人展开了斗争。这个斗争由王公的兒子阿斯蘭領導，他一度曾被当做卡列什的敌人放逐国外……

两个青年人仔細打量着这座被雨水浸透的小城市。在黑暗中，除了逐漸靜息下来的風暴的吼声以外，他們什

么也听不到。他們剛剛登岸……

“登岸”說起来倒容易！他們干脆是被一陣巨浪拋在岸上的，平底船摔得粉碎。一只倒霉的木桶向上飞起，剛巧落在馬麦特头上，使这个土耳其人直挺挺地倒在石子上了。

馬麦特并不像古代的迦太基征服者那样，栽了筋斗还觉得好笑^①，他却又痛又惱，像只小狗般哀叫了起来。

海岸上荒無人迹，只有砂礫、卵石和一連串汹涌冲击着海岸的波浪。城市冷淡地接待这两个神秘的旅客：霧和雨，寒冷和泥濘……还有那只混賬的木桶……这豈不是一个不祥之兆嗎？

現在先得烘干衣服，烤烤火。不，他們并不想到庫丘克閣下那兒去，这会受嫌疑的。最好还是多跟老百姓接近，在目前情况下，他們非这样做不可。

阿斯蘭沉思了一下，就举步向远处霧幕中隱現的古城牆走去。馬麦特跟在他后面。他們匆匆地走着，逐漸远离了咆哮着的大海……

① 指公元前三世紀，迦太基人远征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时，滿山白雪皚皚，兵士时常失足墜落深谷。——譯者注。